

華梵鐘聲振醒禪心

李蕭錕居士和佛法結緣是因為曉雲法師。民國六十五年就讀研究所，聽聞曉雲法師講「佛教藝術」結下法緣，至民國八十五年，受聘為華梵大學美術系主任後，得緣於《華梵鐘聲》月刊，撰寫曉雲法師禪畫欣賞專欄，為期六年，每期撰寫一篇曉雲法師禪畫欣賞專欄，介紹他的禪畫作品、研究他的禪畫，後集結成書，書名《禪話》。

他原從事一般文人水墨畫創作，接觸禪畫後，展開了禪畫之路。目前在臉書上常有禪畫貼文，已有舊作一百多篇，如「打坐」篇的內容說：「僧：『打坐』何用？師：『打——打掉妄念，坐——坐見本性。』」又「人生之路就是一條 修行之路 路的盡頭不是死亡 而是 智慧」，意謂禪就是要開悟，要透析生命的意義，了然於心，往生的時候，才不會有遺憾或執著。



李蕭錕居士

小沙彌帶您悟入禪境

李居士的畫作多以小沙彌串場，如《小沙彌日記》或《小沙彌讀經》裡的〈不求甚解篇〉——「無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萬結 何須懼」等。畫中文字改自佛經，是長久累積的讀經心得，將之轉成趣味的白話，讓年輕人較易接受，在臉書中用這種方式弘揚佛法，傳達正面的訊息。李居士笑著說：「我們需要更多年輕人來學佛、學禪，對他的生命有意義，相對地也影響他周遭的人；就如同丟下一粒種子，它遲早會發芽、茁壯，又如同儒家百年樹人的意涵，相互影響深遠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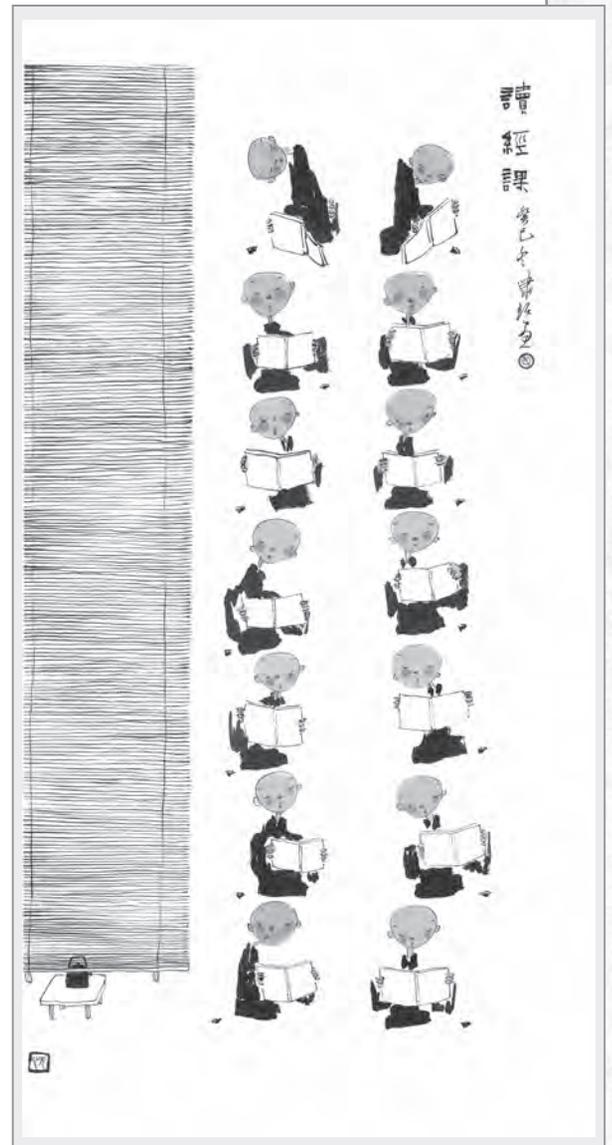
「小沙彌是純潔的象徵，是人的本來面目，因此以小沙彌表徵初心，就是了無污染的心——佛性。」李居士如是說道。為什麼不畫

佛菩薩像？李居士回答：「因為小沙彌是天真的小朋友，任何人看他都會覺得可愛，即便是基督教、回教人士，也對他沒有戒心。」例如，有幅禪畫的內容是描繪小沙彌看魚，僧問：「魚為何自在？」師曰：「你心自在！」雖是李居士自做的公案，但一般人很容易就能契入畫境。李居士另有抄經之作，其中也有小沙彌——「僧：師父為什麼要用毛筆抄經？」「師：柔軟你的心！」「僧：啥？」「師：柔軟的筆寫出柔軟的心！」

在李居士的作品裡，禪話、禪畫二者是互相融通的，某幅禪畫內容是小沙彌等公車，題文為「禪者 性空 名無住 雲水生涯心傳心 隨緣去來 住無住」。我們在世界上是借住一宿，一宿就是南柯一夢，數十年就是一個夢，用畫面來吸引人，讓人看到小朋友很可愛，進一步去看文字，畫就是一個導引，這個文字就是禪話。

李居士分享：「以小沙彌做為創作的素材，是為了順應時代。佛法沒有偶像，只是一個悟的念頭，契機可能是一句話，也可能是聽到鳥叫聲，無所規範，是對生命存在意義的回應。當我們感受到生命原來是一場空，可是我們又不需要去珍惜現在這個看來是空的現象，就會覺得自在。

但許多人不敢面對空的現象，就變成執著，執著無形的感情、執著有形的資產都是痛苦，執著『放空』也是執著。」



〈讀經圖〉（李蕭銀居士提供）

禪畫的特色

李居士認為，佛畫與禪畫最大的差別，佛畫一定有位佛或菩薩，是畫的重心，置於畫作正中央，而且有很多的背景。禪畫較佛畫自由，沒什麼背景，菩薩可畫可不畫，沒有任何局限，隨緣自在地呈現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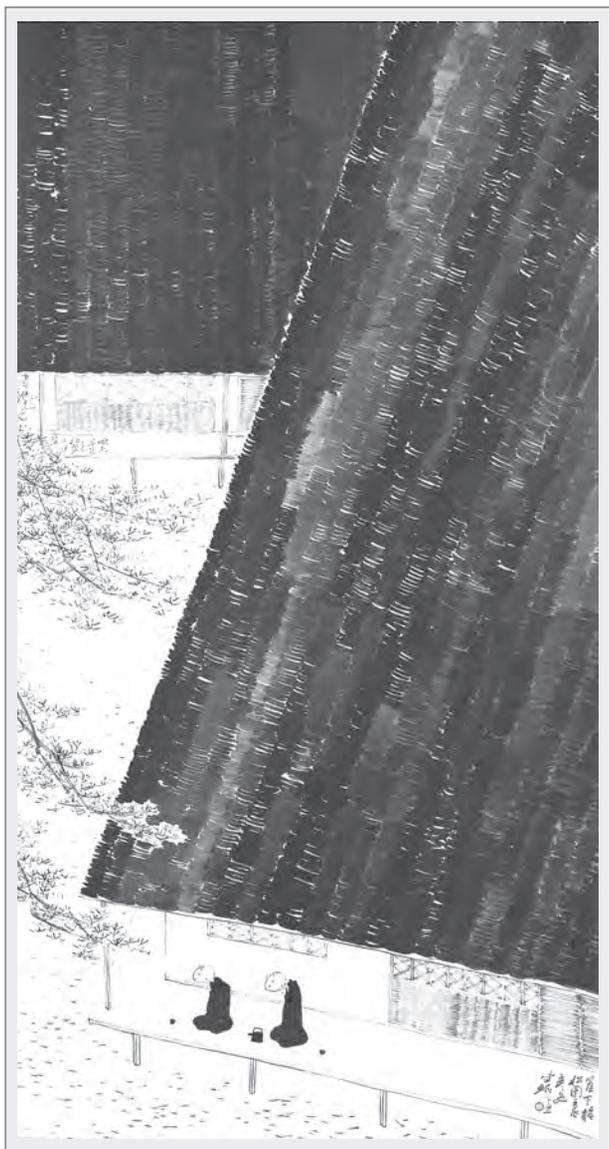
一般佛畫沒有多少留白，基本上比較世俗化，這是為了讓一般人感受到圓滿、莊嚴、豐富，但禪畫畫面的布局留白卻很大。禪畫留白，意在沒有實體之物，精神上則是無占有欲、無執著，大量的留白讓人沒有視覺上的負擔，進而轉化成為沒有精神上的負擔，猶如登高遠眺，神清氣爽，沒有障蔽。

李居士的一幅禪畫所附文字，「夜之月 將光 照亮路人 卻將整個暗空 留給自己」，以文字點出菩薩行，畫中亦呈現大片的留白。李居士說：「很多人看到我的畫，整個心就安定下來。有禪修的人看禪畫，不需要文字輔助，但初機者欣賞禪畫，需要藉由淺顯的文句，指引他了解畫中意境。」又如李居士的一幅禪畫中，只有一把茶壺、一雙鞋，搭配的文句是「縱使你擁有 整個世界 你還是得 空手而歸 還它整個世界」。人人忙於爭名奪利，想擁有一切，但到最後都不屬於自己，什麼都帶不走，畫中沒有人像，禪畫與禪話在畫中相輔相成。

李居士說道，曉雲法師有一幅禪畫作品〈到頭終是一堆泥〉與此有異曲同工之妙。畫中僅有一把茶壺，全文是「彎彎壺嘴似蛾眉，手做泥壺為阿誰？隨手捏來隨手碎，到頭終是一堆泥。」詩文是中古波斯詩人奧馬珈音（Omar Khayyam, 1048-1122）所寫。

佛經中，李居士最相應的是簡潔的《心經》，經文內容澈透空性義理，無所執著。空性二字所傳達的義涵，表現在他的畫作、藝品之中，形式繁複，不勝枚舉。此外，他還有陶瓷印章刻有「洗心」、「花開花落」、「無一物」、「心經」、「大悲咒」等，內容豐富，令人讚歎。

李居士的禪畫，用色、布局無所設限，濃淡皆宜。李居士畫的夕陽紅得豔麗，附文為「黃昏山外 一抹橙紅夕暉 像慈母溫暖的手 撫慰歸途中



〈簷下聽松圖〉（李蕭銀居士提供）

步履艱辛的遊子」。他說，禪畫就是現成的公案，不必參。禪畫是不能下定義的，只能用心體會，以禪心畫出禪畫，人人不同，無法歸納類別。

靈感泉源——生活處處有禪機

李居士認為廣義的禪畫，即是創作者對禪有所體悟所作的畫；狹義而言，內容較形式化，例如，畫中有禪字，或依既有公案、禪詩而作出的畫即是。佛陀一直強調「與時俱進」、「方便善巧」、「觀機逗教」，眾生隨類各得其解，李居士也隨著生活中的點滴心得，以文字或圖形融入畫作中。

李居士畫「草」，他說「草」總是卑微地任人踐踏，菩薩度人之行就如水、如草，只要能度人，就相隨眾生之性。這幅禪畫的附文為「我若能說天空的語言 我便合掌

感恩 蜷曲在大地間的小草 『妳的謙下卑遜 我受教了』」。李居士又畫有「花言花語——讀一下」，此則以「花」為主角，附文是「何須待零落 然後始知空」，禪畫的標題或注解並沒有固定的形式，可以相互換用，自由性高。

李居士分享，作畫不會特意尋找靈感，而是了無罣礙地接收各種訊息，依著迸出的意念再以畫筆顯現於繪畫之中，就如同〈雙法輪自行車〉

中的附文是「晨起 上市場買菜 騎著 師父加持過的 ☆雙法輪☆常轉車……………糟糕！ 鈴子壞了 只好 邊踩 邊大聲持咒 唵…嘛…呢… 唄…咪…吽… 代替鈴子」。他笑著說：「年輕人看了這幅畫、這幾個字，覺得有趣，就不會拒絕佛法！我從生活中最常見的事物入手，以它們最平常的姿態入畫。」

自身情緒不夠寧靜時，不會作畫。他平日以書法為定課，讓自己進入定境，再拿起畫筆開始創作。心緒起伏會影響作畫，但他不以為忤，起心動念是正常的，只要清楚察覺自己當下的心理狀態就好。

李居士為華梵大學美術系創系系主任，他回憶起曉雲法師曾對他說：「藝術家應有悲心，對生命要有所體會，藝術到最終仍是要了悟生命，所以須將佛法融入藝術教育之中。」因為聽到這席話，激勵、支持著他，讓他遠從澳洲回到臺灣，一生奉獻於美術教育中，為國家培養眾多頂尖人才。此外，在華梵大學美術系任教時，他也特別安排抄經課，全臺灣的藝術系所只有華梵大學有這一門課程，意在以佛法為生命教育的依歸。

李居士認為，我國最有代表性的文化就是書法，以柔軟的毛筆書寫，顯示華人對柔軟的東西似乎特別有體悟。佛法也教人身段要柔軟、心要柔軟，這是李居士個人的詮釋，也是他研



〈牧牛圖〉（李蕭銀居士提供）

究曉雲法師畫作多年，所得到的正面力量。曉雲法師曾說：「禪畫下筆時，最重要的一個字就是「妙」字。」李居士解釋，就是指傳統的書法基礎要扎實，讓手和心可以同步，手妙筆就妙。萬法唯心，妙心與煩惱心是同一個心，念頭由煩惱轉換成智慧，世間唯心所造，我們的心發出正念，宇宙就回報我們心靈的芬多精。

修行中的禪畫

禪，就是隨時都在修行。李居士不會特意堅持選擇心平氣和的狀態時作畫，這分別心是另一種執著。李居士閱讀許多公案後，體悟何謂執著，這也相應於他不愛受拘束的心性。

學禪畫之前，李居士勤於抄經，在研究曉雲法師禪畫的那段時間，他大量研讀禪宗典籍，因為繪畫本身是文字的另一種形式，有上款、落款、提字，李居士必須知道這些字句的出處，了解文字如何與圖畫產生連結，並深入該畫內涵。過去從事研究所獲得的知識與經驗，在往後創作時也一一成為創作的素材，使他創作的範圍得以由佛經中跳脫出來，於禪畫中隨性表現，呈現平日生活悠然自得的意境。

李居士認為，禪畫的核心是佛理，而世間諸法變化萬千，可能一花一木，草鳴鳥啼，都是佛在說法，單看自身如何轉念，禪畫中任何一個元素都可能是佛理的表徵。再看一幅在法雲寺寫生的花，提字為「春天 即將帶著她的花兒離去 而我只能用畫筆 寫下它的容顏 寄給 永恆」。李居士感歎生命無常，這同時是身為修行人兼藝術家的表達方式。李居士感性地說道：「如何把永恆留下來？用繪畫，以畫筆將瞬間展現在畫紙上，這個時刻，當下的美得以無限延伸。這是一種現代式的詮釋，花代表永恆的一個媒介，花留下來了，實物已經走了。」先看看禪畫，再體會文字呈現的意境，兩相融合，禪畫、禪話也可以這麼欣賞！

創作者因當下的生活體驗而深受感動，用簡潔的文字語言，搭配禪畫的意境，再藉由網路社群迅速傳遞訊息，廣度眾生，傳布佛法的方式順應時代潮流而轉變，這也是禪法流傳的另一種方式。李居士對《心經》「空性」的詮釋，如「認真的活在當下 便是一種修行 修什麼？ 修一無所有」。李居士分享，禪的獨特性，是不「立」文字，但不是不要文字，而是不要看文字的表象，須深化並思惟文字背後蘊含的意義。除此之外，他善巧運用各種不同媒介，將禪畫創作呈現在陶印、陶瓷器具等創作素材上，期望能向不同年齡層的「當機眾」介紹禪法，激發青年學子對佛法產生學習的興趣。

除禪畫以外，李居士的禪話亦值得吾人反覆玩味，某幅以《心經》為素材的作品，題文為「去年 暮秋 菩提的 天空 閃爍著 黃金的晚霞 忽的 飛進 我 般若 象形的 心經裡」。又譬如作品中對貪瞋癡的詮釋：「貪是因為你跨過了知足的紅線，瞋是因為你忽視了愛與悲憫的力量，癡是因為你忘了你身上藏有一把能斬斷無名的慧劍。」真是一刀致命，立竿見影。

李居士認為，禪畫的線條與文字基本上都很簡要，禪法有謂：「一即一切。」〈點一盞心燈〉這幅禪畫，題文則是「在人生的修行路上 別忘了 為自己也為別人 點上一盞☆心燈☆」。無常心燈，就是智慧之光。又如李居士畫小沙彌灑掃的情景，題文為「掃地 掃地 掃心地 掃無明煩惱 還本來面目」，禪畫與禪話相互配合，相輔相成，呈現出寧靜安祥的意境。

李居士有一幅禪畫，並針對畫作內的留白立文——留白 才聽得到 靈魂的呢喃」。他說：「留白才能體會禪畫中的寧靜淡泊，但願看畫的人能領會，太忙而沒有留白的時空，是無法靜下來好好認識內在的自己，反而隨波追逐於外在的迷茫世界，忘了所來為何，痛苦卻不知原因。」李居士是畫家又是教育者，他期望所有欣賞他的畫作的有緣人，能心生體悟，了知生命實相。禪畫創作的靈魂，代表創作者對空性、禪意的理解，也必須對佛教的教義、禪宗的核心思想以及個人的生活實踐，全部融會貫通，達到創作題材俯拾皆是的境界，禪畫表現的意義才更加深邃、動人。🕸



〈松下午后〉（李蕭銀居士提供）

受訪者李蕭銀居士現任臺灣藝術大學書畫研究所兼任副教授